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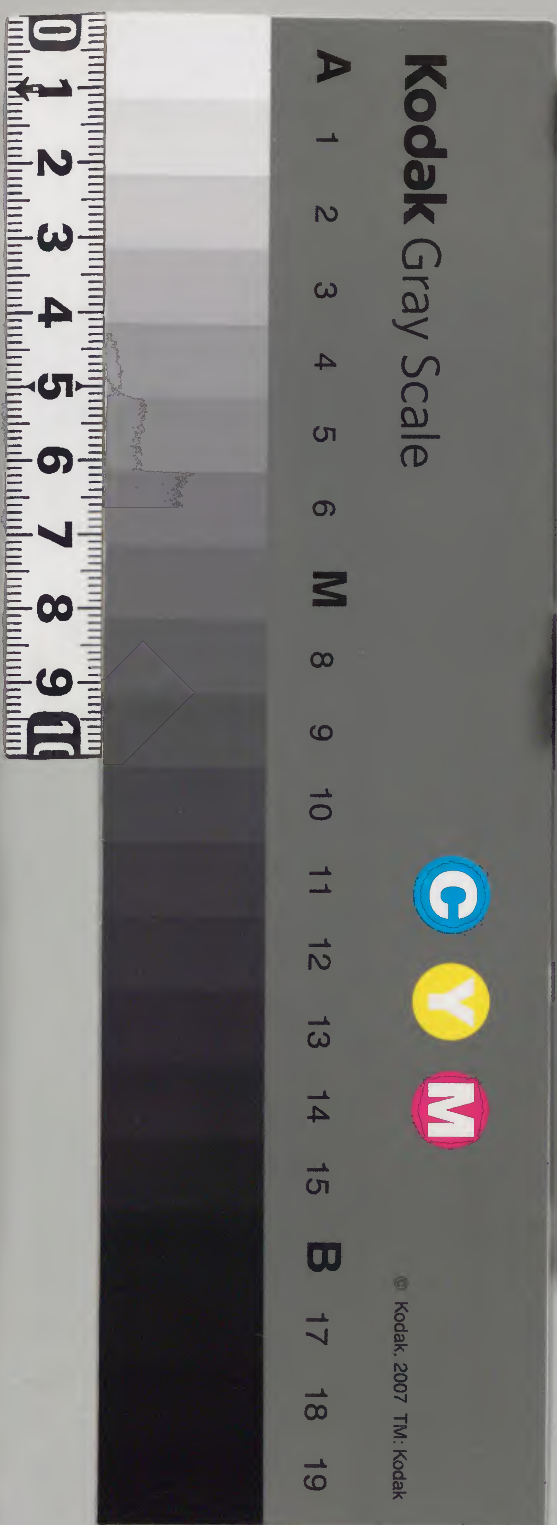
漢書

傳一之五

漢書

内閣文庫			
二 分 函 架	五 〇 四 の 九	漢	書
二 〇	二 〇 九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11)
函號	280 6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一

隋書三十

漢草文庫

特進 戶魏

徵 上

大明南京國子監司業李道統 校閱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
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
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
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

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
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
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妯致夏殷之釁褒趙
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
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
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
多遵覆車之轍唯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
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
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

旣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
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后之制夏
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
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
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
率典章衣褱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
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
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
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貞掌教四德

視正三品世婦九負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負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

鑿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鑄彝器四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負視從九品六司視勲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負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負增嬪至九

貞世婦二十七貞御女八十一貞貴人等關掌
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
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醮遊而已帝又
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者之於今貴妃淑妃德妃
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
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
妤一十二貞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貞品
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貞品正第五御
女二十四貞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貞品正第

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
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貞數視六品已下時
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
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
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鑰二曰尚
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凡案司樂掌音
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二曰尚
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
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

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鑿巫
藥劑司饴掌廩籩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
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織扇執持羽
儀司苑掌園籩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
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
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
司負各二人唯司樂司膳負各四人每司又置
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
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

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屬開劇多者十人
已下無定負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
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
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
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
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
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揔百揆后
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

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

徃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
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
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
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
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
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大息
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
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
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頰
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
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
已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
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
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
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
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
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巳巳
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

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

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

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承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叅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承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而養之未幾爰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

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

累於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矇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謙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劔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

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
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
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
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謚嗟寵
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
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竒金屋瑤臺之美雖時
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締綌之不工豈絲
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
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誠以訓心觀女

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莫與福祿之能綏時循
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
善之可歸慕周如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
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
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
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
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馬同絕筆於獲麟及帝
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
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

隋書卷一百一十六 吳應陽
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
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
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
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
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
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
終不渝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檀籠移嫡傾
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
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
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
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
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惜哉

列傳第一

隋書三十六

乙卯國四月望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二

隋書三十七

特進 臣 魏 徵 上

李穆

子渾 崇子敏

穆兄子諡

諡弟崇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二百戶又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三十七

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
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
祖而罵之穆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
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旣而與穆相對
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
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
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
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
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
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
千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
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
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
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
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二千戶通前三千七百
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
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
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

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柰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緩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

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

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
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
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
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
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
世不拘恒禮違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
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
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
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

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
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
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
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南
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
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圉士有苞藏人稀柱
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
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
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

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集方屈箕穎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初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以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喋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迺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

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以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恠畱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

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術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血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渾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和男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

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遠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至鹽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

其爲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聿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爲卒高祖議立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全才有勲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申國公以奉穆嗣太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郟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旣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

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
延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
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
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
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
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
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
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
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

述乃遣武贛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
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
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
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
敏金才名當祇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
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
唯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
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

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深沉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喜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

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
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
遂令高頴監軍與頴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
尉迴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
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
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
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
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
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
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
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
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
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
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
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
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
帝平齊引叅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

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
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
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
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迴反遣使招之
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
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
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
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
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旣平尉
迴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
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
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
二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
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
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
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
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

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勅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旣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

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

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騭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瑒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二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

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基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夔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基自午及中破之基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戍守觀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基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

麾下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二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今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梓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

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
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璿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
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
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
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
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
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
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即請略定
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
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
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
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
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
今并送往書未荅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
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梓柯之
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旣饒寶物又出名馬今
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
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

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
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
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
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
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
望已歸於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
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
震動妙筭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
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
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
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
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
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
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
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
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
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爲邊
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

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
無上筭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疆
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
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
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
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
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
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荅以
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
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
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
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
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
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
賄以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
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
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
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泮嗣

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賁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為戴公命以泮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先機而作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乙卯閏四月十六日見

列傳第二

隋書三十七

列傳第三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主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

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昉妓人爲天了。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

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憚而高頴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頴代爲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旣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

監生 王應龍 刊

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
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
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
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郟
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
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
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
意但心如礮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
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
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顛臨相州已有
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
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
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
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
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
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
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
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

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
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
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
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
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叅宿衛朕
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
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
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
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
征兩軍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
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
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乃名是一
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
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
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
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
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
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唯忻及昉名位並

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
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
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
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
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
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
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
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
彥交舊上柱國府曹參軍事裴石連是士彥
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
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
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
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
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
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
上素服臨殿盡取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
前令百寮朕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
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
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
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
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
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
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
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
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
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
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
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
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
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
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
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
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佗慮太子然之旣破賊譯

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為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起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

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
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
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
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
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
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
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
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
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
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
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爲儀同時尉迴
工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
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
貨狼籍高祖陰踈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
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
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
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
璿爵城臯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

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
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盡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
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
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
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
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
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
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
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
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
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
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
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
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
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

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壽襲元壽初為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為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壽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愷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

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重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

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
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
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
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
爲侍讀建德初轉官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
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
百寮多有遯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
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
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
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
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
爲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
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
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
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
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
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
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
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
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
符受錄，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弃干戈於湯
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
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
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
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
陵自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
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
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
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
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僞之辭。欲
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
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
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
擊破之。拜信州摠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

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
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德嗣大業之世
官至尚書主爵郎韋暮者京兆人也任周内史
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普
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
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
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
僕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
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自推
結暈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群情未
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
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
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徃徃偶語欲有去就
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
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
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

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
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
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
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
軍時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
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
州刺史張賓等謀出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
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
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
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
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賁
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
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
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
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
在一簋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簋此則七八之
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

附書傳卷三
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
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
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
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
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
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
下握圖御寶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
聞五帝不相公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
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
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
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
溫潤渠以溉鵠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
史民饑穀米湧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
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
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搃百揆頻繁左右與
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頰齊坐與凶

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責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責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徵劉昉諱及責柳襄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正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諱爲巫蠱於後如責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諱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

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
 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
 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
 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
 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
 甫績虛貢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
 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
 然也要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君自心不可以
 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列傳第三

隋書三十八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三

七

監生戴宗淑

同日十八日一見

林乃生

列傳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進 臣魏徵 上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

萬曆二十三年刊

左傳書傳卷四

監生戴宗淑

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爪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頰頰荅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摠管謙將達奚悉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摠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

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
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
士士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
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
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
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
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
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
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
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
竒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
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
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
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
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
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

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犍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千代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高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

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爲丞相引壽爲祿尉迴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揔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揔管鎮幽州即拜幽州揔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也爲人桀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

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奔於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遺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

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
邊遂安賜物于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
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
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
屢爲侵掠世師至都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
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
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
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
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
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
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
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
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北郡丞骨儀等見誅
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

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

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

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
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
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
衛玄燕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
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
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
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
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
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不器局容貌瓌偉美鬚
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
竒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
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
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
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入抄侵
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
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

拜前將軍。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摠統露門內兩箱杖衛常宿禁中。遇尉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摠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寶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摠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

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叟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

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翼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思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

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珪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燹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曹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揔管先是州民王廻、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廻、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鄆州揔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

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
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
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迴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
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
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
消難之以鄆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
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
遜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
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爲消
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
賜帛二千匹時桐栢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
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
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
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
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湏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
陳人大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遜景
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

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練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龍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祕書郎尋

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逃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尉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

萬曆二十一年刊

通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
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
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
同劉弘李瑒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
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
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
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
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
琴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

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
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
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
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
劍息韋韞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間
罔不懷惠但江淮叢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
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
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

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喪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子毓

勣兄通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長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勲。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

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
行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
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勤馬
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
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
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
爲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
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
夏二州摠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
二年拜利州摠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
高祖爲丞相益州摠管王謙作亂勤嬰城固守
謙遣其將達奚善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
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
勤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
勤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
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
詔曰勤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
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

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
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勳為北道行
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
貴盛勳効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勳女為
妃恩遇彌厚一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勳蜀人
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
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
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
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

加賜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
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
以妃兄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
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
納諮議王頰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
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
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
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

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
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
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未濤
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
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
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
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
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
承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
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
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
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
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
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
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
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竒
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
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謚曰愍子

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勳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竒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

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馳

驛之部西過司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刺史李
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
初入爲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
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
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
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
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
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
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
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
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
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
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干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
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
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車
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
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同日十九日見

林學

列傳第四

隋書三十九

列傳第五

隋書四十

特進臣魏徵上

梁士彥子剛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四

監生呂元善

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刃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

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邲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并迴之反也以爲

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迴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字文忻之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亨廟之際因車駕出圍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

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未
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勲加開府擊突厥有
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
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
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
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
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
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
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
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乎魏
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
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
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
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
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

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

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月徹

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
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
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
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博盛兵
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
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
畧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
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特
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
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
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
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
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
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
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
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叅帷幄出入卧内
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

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
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
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
兵擊突厥高潁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
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潁經將領有威名於
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
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
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
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
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
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
厚拜其子潁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於家善未
幾卒潁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
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
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
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

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
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
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
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
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
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
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
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
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
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
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
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
「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
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
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湘難舉兵反高
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
湘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
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錐州爲主錐

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
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
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
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
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
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
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
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
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
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
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
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
耻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
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
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
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
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
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

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
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
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
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
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
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
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
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
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
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
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
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
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
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
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
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
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
受命之初深存誠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

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
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
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
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
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
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
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
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
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
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
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
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
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
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
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鄠竣元浩等步騎
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

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

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

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蹙恣然以龍潛之
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
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
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
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
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
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
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
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
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執法星
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
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
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
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没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囚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
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

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
高祖爲丞相尉迴從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
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頴
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頴曰吾輩俱周之臣
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頴深拒其言未幾授蘄
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
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旣而晉王廣已平丹
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
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

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璿廬陵太守蕭廉
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
頴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
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
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
州人李光任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
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
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
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

萬曆二十三年

隋書傳卷五

監生畢自牧刊

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

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颯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

語身被重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
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
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
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
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
數爲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
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
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
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

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
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
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
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
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
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
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
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
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

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
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
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
上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
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高
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
觴上壽上因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
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
楊素前出兵武牢破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
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
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
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
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
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
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
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
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
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

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石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

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

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負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曹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曹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曹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曹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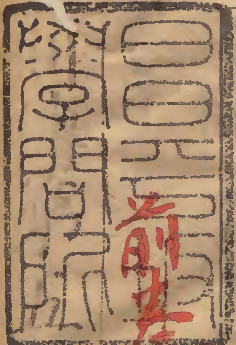
兵馬復何能爲。曹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曹不辭死，死何益邪？高祖復入坐。曹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曹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曹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曹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

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曹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上，與近臣登高時，曹下直上，令馳召之。及曹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勝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曹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曹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

遂誅曼賜曹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上和亦以罪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曹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菹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勸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曹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權道本異同

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
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
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新舊同日一見

隋書四十

林學

